

中阿文化关系根植历史深处



本书四位作者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副主任（中）合影



本书中方作者与阿盟驻华大使（左二）合影

历览中国和阿拉伯各国史书，可以发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多有记载。中国与阿拉伯各国在地域上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但早在两汉时代就有了交往。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情谊与友好往来，如同长江和尼罗河之水，源远流长。阿拉伯民族与中华民族都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具有迷人的神奇色彩。中阿关系根植于历史的深处。中阿学者、旅行家互在各国的史籍、旅行日志、游记、随笔文集等众多文献中，记载了有关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当时中国称阿拉伯为“条枝”，阿拉伯人称中国为“西尼”。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关系，逐渐得到发展。

一、“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上的友谊之花

亲历阿拉伯国家或往返寄居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学者、著述家中，作品留存至今且有据可查的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古代中阿通商、通邮与通航的标志性人物，开辟陆上“丝

绸之路”的张骞和海上“香料之路”的郑和。公元前 2 世纪，汉代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首开中国通往阿拉伯世界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15 世纪明永乐年间，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曾 3 次到过也门的亚丁港，开辟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往的海上“香料之路”。此外，杜环是中国留下伊拉克旅行笔记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甘英，是中国到达伊拉克的第一人。吴富贵，是当代中国阿拉伯语学者中，到过并著述苏丹共和国旅行笔记游记专著的第一人……

关于中阿文化交流的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版的各类图书及文字记载有：汉文版唐杜佑《通典》、段成式《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杜环《经行记》、贾耽《皇华四达记》、班固《汉书》、刘昫《旧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高僧传》，以及宋祁、欧

阳修等撰《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周去非《岭外代答》《航海外夷》等。同一范畴内，阿拉伯各国出版的阿拉伯语书籍以及阿拉伯世界著名大旅行家有：伊本·白图泰和他撰写的《游记》、伊本·胡尔达兹贝的《道路与郡国志》、苏莱曼·斯拉菲的《历史系列》、雅古比的《地志》《历史》，伊本·法基哈的《地方志》，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西提的《阿拉伯通史》等多部著述。

此外，赛义德·阿卜杜勒·马赫利博士的“阿拉伯人记忆中的中国”、萨拉姆·图尔籍曼的“古代阿拉伯游记中的中国”、中国著名阿拉伯语学者王复女士的“回回药方”与中阿文化交流等中阿各国学者撰写的上述文章也情景交融，令人过目难忘。这些文字记载，作者以阿拉伯人的视角看中国，用中国人的眼睛看阿拉伯世界，把真实、客观、生动、鲜活的阿中古代通过经商展开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播，进行了多视角描述，证明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历史久远的文化交流，令现代人追忆、寻味与琢磨。尤为可贵的是，这些留存至今的中阿古代学者的著述作品，对中阿后世文化交流的影响颇大。这些用中文或阿拉伯各国文字清晰记录下来的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与阿拉伯各民族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盛开过灿烂的友谊之花。

二、“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除了文字记录可以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侨民文化交流始于远古之外，当今一些中阿友好文化交流领域的见证人、中阿友好事业的参与者、阿拉伯语前辈和著名伊斯兰学者，在谈到中阿友好文化交流史时，个个滔滔不绝，感慨良多。上世纪 40 年代中国第一批留埃学

生团成员之一、时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常务副院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聘的阿拉伯语翻译，吴富贵先生的恩师马维芝教授在为《阿拉伯世界风情》一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读了吴富贵同志所著《阿拉伯世界风情》，不禁回想起 50 年前，我有幸在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及与此前后访问过阿拉伯世界有关国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犹如一夜之隔……，但毕竟时代不同了。50 年来，阿拉伯各国和中国一样，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正如作者在书中描绘的那样，再不是贫困荒漠，而是容颜焕发，生机勃勃了。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同埃及 1956 年建交后首批 7 人赴埃及开罗大学留学生之一的杨福昌先生，在他撰写的《中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国家，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阿占据其三，即当今的中国、埃及和伊拉克。按中国著名学者季羨林的研究，他把世界文化分为四个体系：

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无论以何种方法划分，中阿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丰富了世界文明宝库。如果没有中阿的奉献，世界文明史会是贫穷的，内容也是匮乏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把中阿两大文明联系在一起。丝路不仅是一条中阿双方互通有无的商旅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传播之路。通过这条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于公元 651 年派使者来华，是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纪元之始。也是通过这条路，双方取

长补短，把各自的发明创造无私地传到对方，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提高。在公元 960 年中国宋朝建立时，阿拉伯的天文学就传到中国，伴随的是阿拉伯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数学。阿拉伯的医药学也几乎同时传入中国，阿拉伯输入中国的乳香、没药、丁香等名药，成为宋朝宫廷喜爱的饮膳。阿拉伯语言文字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穆斯林从小就在诵读《古兰经》中学习了阿拉伯语。突厥语系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吸取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反之亦然，阿拉伯语也吸收了一些突厥语词汇。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新疆的喀拉汗王朝改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在新疆迅速传播，当时的首府喀什噶尔曾通用阿拉伯语。中国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先传到阿拉伯，再由那里传到欧洲。造纸术是在七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时期传入阿拉伯的。然后经北非和君士坦丁堡传到欧洲。印刷术可能于 10 世纪传入埃及，然后传入欧洲。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国家。1180 年指南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中国发明的火药是在 13 世纪上半叶，通过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的，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又从阿拉伯那里学会了火药及火药武器制造。中国的丝织、制瓷、医药学也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的。由上述历史可以看到，中阿文明的交流传播，其意义不仅是限于双方的，而是普及到世界的，两大古老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正是由于这种频繁的交往，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三、承传遗传密码，造福中阿人民

有中阿学者撰文说，从古代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到今天的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阿经贸论坛，历史清晰地证明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之间，通过几个世纪的交往，早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好兄弟，经贸交往中的好伙伴，互利合作的好朋友。目前，中国已同阿盟所属的 22 个成员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阿关系不

断发展，尤其是近 20 年来达到了前所未有新的高度。这半个多世纪，是中阿关系经历了中阿人民交往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反映了中阿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进入 21 世纪，中阿之间人文交流的形式和内容在不断丰富和延展，特别是各类现代化传输设备的日渐兴盛，给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语言交流的孔子学院，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中阿多元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都受到好评，影响深远。中阿互办文化节，中阿高教科研合作研讨会，中国每年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不少于 1000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开展中阿典籍互译、编辑、出版活动，都是中阿文化交流互利合作的成果。对此，有中阿学者坦言，纵观中阿通过经商开展的文化交流历史，中阿各民族都具有共同的文化交流意愿和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历来以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吸取和学习阿拉伯文化的精髓和营养，而阿拉伯民族与文化同样具有强大的吸纳性。阿拉伯侨民在华历史记载着中阿民族的遗传密码，是中阿民族之间友好交往、发展、进步、互惠互利合作的真实记录。炎黄子孙对阿拉伯各国的记述，具有着同样的意义，是丰富的思想宝库，蕴含着

无限的精神财富。当今的中阿关系是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和历史交往的延续，它体现了进步和发展，以及尊重对方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原则。中国与阿拉伯各国元首互访，是这一阶段的里程碑事件。这种体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具有悠久历史、美好现在和光辉未来的中阿友好合作关系，有着许许多多让人铭记的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和遗传密码，需要今人进行认真和虔诚的梳理、记录 and 解读，这是对历史、对中阿关系、对各国各民族的尊重和礼遇。鉴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和阿拉伯各国民众，一定会充分发挥和利用一切机会和现代化手段，延续张骞、郑和及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旅程，积极响应中阿合作论坛提出的开展中阿文明对话，进行语言文化交流，潜心致力于加强和提升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事业。我们相信，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中阿友好文化交流事业，定会绽放出绚丽之花，结出丰硕的果实，造福于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